

# 《位置》中的物质行动者与身份构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考察

李秋婷 张若强\*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体作品《位置》呈现了战后法国底层社会。小说平实的叙事中蕴含着深刻的阶层流动困境。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将传统文学批评中被视为背景或道具的物质要素——咖啡馆、工作服、语言、食物等——视为具有能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 考察它们如何参与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位置》中的物质世界同样并非被动的符号, 而是通过与人类行动者的持续互动, 形成了复杂的网络, 这些网络既是阶层的物质化呈现, 也是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源。父亲的社会位置不仅由其经济资本决定, 也体现在物质, 符号, 实践组成的网络关系中。

**关键词:** 行动者网络理论; 物质行动者; 安妮·埃尔诺; 《位置》

## Material Actor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Position——An Examination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Li Qiuting, Zhang Ruoq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000

**Abstract:** Annie Ernaux's autobiographical work Position portrays postwar France's underclass society. Its plain narrative conceals profound dilemmas of social mobility. Bruno Latour's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reimagines material elements—cafés, work uniforms, language, food—often dismissed as mere backdrop or props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as non-human actors with agency. It examines how these element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identity. The material world in Position is likewise not a passive symbol. Through continuous interaction with human actors, it forms complex networks that both embody class materialization and serve as the root of identity crises. The father's social position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his economic capital but also manifests within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composed of material objects, symbol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Actor-network theory; Material actors; Annie Ernaux; Position

### 0 引言

安妮·埃尔诺 202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让《位置》这部薄薄的作品再次进入大众视野。这部 1983 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以平实的笔调记录了父亲从农场雇工到小店主的一生, 以及“我”在教育上升过程中与父亲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埃尔诺在文本中明确拒绝抒情与煽情, 她的“书写自然、闲适”<sup>[1]</sup>, 她写道:“没有抒情的回忆, 也没有胜利者的嘲讽, 中性的写作对我来说很自然”<sup>[2]</sup>。然而, 正是这种去戏剧化的叙述策略, 使得文本中大量出现的日常物品, 获得了独特的叙事力量。这些物质要素既非单纯的时代背景, 亦非象征性的阶层符号, 它们以更为复杂的

方式参与到人物命运的塑造之中。

### 1 物质行动者的能动性: 超越符号解读的理论路径

长期以来, 文学批评在处理物质要素时, 习惯于将其纳入符号学或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一方面, 物品是意义的载体, 通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传递文化信息另一方面, 物质消费是区隔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本, 是品味判断的物化形式。这两种路径都预设了物质的被动性, 物品本身不产生意义, 意义由人类主体赋予。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 在社会实践中, 非人类行动者(包括物质对象、技术装置、自然力量等)与人类行动者共同组成

了网络，它们并非被动的工具或符号，而是具有“使某事发生改变”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是拟人化的主体性，而是指物质在关系网络中产生效应、改变局面、重组连接的能力。

在《位置》中，埃尔诺对物质世界的细致描摹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丰富文本。父亲的欧皮耐尔折叠刀不仅是一件餐具，它通过特定的使用方式，父亲用它将面包切成小方块放到盘子边以方便配奶酪、火腿或是蘸沙司吃，用工作服擦拭刀具，吃鱼后将刀插入地下散味。人与物组成了一套独特的饮食网络。这套网络意味着父亲的阶层归属，同时也代表着他的身体记忆与感官习惯。刀具、食物、桌子、工作服、土地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物质和行动组合。父亲正是在这个组合中确认自身的社会位置。当“我”通过当上大学教师进入资产阶级世界后，这把刀及其使用方式成为无法跨越的鸿沟，不是因为它象征着贫穷，而是因为它锚定着一整套与资产阶级餐桌礼仪相抵触的身体技术与物质关系。

诺曼底茅屋的泥土地面要求扫地前必须洒水；咖啡馆的门铃声、台球桌、吧台沉默不语，这些物不仅提供场所，更通过其物质性（声音、高度、材质）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工作服与西装的区分不仅是阶层标识，更重要的是它们意味着不同的生产空间、身体姿态与社会关系。工作服是工厂、农场、货物搬运的符号，西装是办公室、社交场合、静态劳动的标识。这些物质行动者通过其物理特性、使用条件、维护要求，编织起《位置》的行动者网络，父亲正是在这些网络的节点上确认自身的社会位置。

埃尔诺的语言同样是物质行动者。在《位置》中，方言与标准法语的对立是符号系统的差异，也是两套社会关系网络的对抗。父亲“在法语讲得很标准的人面前，他就会一声不响，保持缄默”<sup>[1]</sup>。沉默是心理上的自卑，是社交场景网络的失效。父亲的声音、语调模式属于方言网络，当这套网络遭遇标准法语声音、语法、甚至所代表的社交礼仪时，沉默成为唯一可能的反应。语言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作为行动者参与社会关系。

《位置》中的物质世界不是被动的舞台背景，而是与人类行动者的合作者，它们通过自身的物理特性、使用要求、连接能力，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模式、身份认同与阶层位置。

## 2 异质性网络的建构与维系：父亲的社会位置

父亲的一生是在多个网络之间艰难移动的历程。童年

时期，他处于农场网络，泥土地面、草屋顶、马厩、牛奶、粪便、农具构成了网络的物质节点，这些物质不仅规定了劳动内容，更塑造了他的身体习惯，埃尔诺写到“他睡在马厩的上面一个没有褥子的草垫上。牲畜们夜里做梦，不停地踢着地面”。牲畜的夜间活动成为父亲睡眠节奏的一部分，人与动物、建筑物质在此形成共生关系。网络通过重复性的每日挤奶、清扫、喂养不断强化，将父亲牢牢固定在农场的社会位置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军队经历为父亲提供了脱离农场网络的契机。军装、照相机、城市空间重组了父亲的身体、外观与空间经验，使他得以暂时摆脱之前的身份标签。然而，网络的转换并不彻底。退伍后，父亲进入缆绳厂，开始在工人网络与小商人网络之间摇摆。机器、固定工作时间、男女分开的卫生间、更衣室，这些物质装置提供了相对于农场的“进步”，但工人身份无法满足父亲对社会上升的渴望，他开始谋划进入商人网络。

商人网络的核心物质是咖啡杂货店及其附属设施，包括货架、吧台、收银机、酒瓶、食品罐头、账本。埃尔诺详细描述了父母购买店铺时的考察过程：“他们四处打听，询问附近是否有竞争者。他们担心一旦投资错了，就会前功尽弃，最终重新掉入工人队伍”<sup>[1]</sup>。账本上的赊账记录连接着贫困顾客，这些债务关系既是商业网络的纽带，也是不稳定因素。当炼油厂承诺建造“配有浴室和卫生间，外面有花园”的工人住宅区时，父亲看到了进入现代化工人网络的可能，但这一承诺最终落空，他被迫继续在破旧的咖啡杂货店网络中挣扎。

1945年战后重建为父亲提供了最后一次网络重组的机会。父亲搬迁到Y市、购买更大的店铺、装修这个空间。物质改造是审美趣味的变化，但父亲失败了。父亲的商人身份始终停留在小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体面的中产阶级网络。更致命的是，1950年代超市的出现彻底瓦解了小商人网络的基础。超市作为新型商业网络，引入了自助购物、大规模采购等新的网络关系，小杂货店的货架、吧台、面对面交易模式在这种新网络面前失去竞争力。埃尔诺写道：“Y市的第一家超市开张了，吸引了来自各处的工人阶层顾客，人们终于可以不用询问任何人自由地购物”<sup>[1]</sup>。父亲只能选择“出售他们的生意”，退出商人网络，其社会位置的物质基础彻底瓦解。

父亲一生的轨迹显示，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阶层，而是运动的网络。每一次网络的转换都伴随着物质关系的重组，当新的网络出现时，旧网络的节点失去连接能力，社

会位置随之坍塌。

### 3 网络间的移动与身份撕裂

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在底层网络内部艰难移动,那么“我”作为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行动者,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网络转换困境。“我”的身份建构过程,是底层/工人阶级网络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网络之间持续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埃尔诺所说的“内心的流亡”。

童年时期,“我”完全嵌入在父母网络中:咖啡馆的门铃声、杂货店的货架、厨房的餐桌、院子里的兔子与鸭子、父亲的欧皮耐尔刀构成了“我”最初的世界。这些行动者通过日常重复的互动,塑造了“我”的习惯、经验与认知。然而,当“我”进入私立学校后,开始接触另一套网络:教科书、拉丁文、钢琴、资产阶级家庭的红丝绒沙发、“正确”的法语发音、餐桌礼仪。这两个网络的物质-符号-实践逻辑截然对立,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张力。

语言是网络冲突最激烈的战场。在家中,“我”说着带有诺曼底口音、夹杂方言词汇的法语,而在学校,老师要求“正确”的发音与语法。埃尔诺写道:“小时候,当我尽量尝试着用精练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时,我觉得像自己坠入空洞”<sup>[2]</sup>。这种空洞感是心理上的孤独,更是语言、身体与社交网络断裂的体验。当“我”回家后纠正父亲的语法错误时,冲突爆发:“因为在学校我的老师总是纠正我,后来我回到家里就去纠正我的父亲,告诉他‘se parler’和‘quart moins d’ onze heures’这样的说法根本不存在,这时父亲会大发雷霆”<sup>[2]</sup>。“我”试图将学校网络的语言强加于家庭网络,结果是双重的网络失效,“我”既无法在家庭中自然使用方言,也无法在学校中完全摆脱方言痕迹。

当“我”开始欣赏路易·马里亚诺的歌曲、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摘抄格言时,这些文化物品将“我”接入资产阶级的品味网络,但同时也切断了与家庭审美网络的连接。父亲“成为了所谓的简单的人或者谦虚的人、善良的人”<sup>[2]</sup>,父亲不再是父亲,而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民众”。认知转换的背后,是网络的彻底重组。“我”使用的书籍、唱片、语汇都来自资产阶级网络,它们持续地将“我”拉离原生网络。

网络的转换也是暴力性的。它要求彻底割断与原有网络的连接。埃尔诺描述了这种割裂的痛苦。在餐桌上,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就会爆发。她认为自己总是有理,因为父亲不懂得争辩。她指出他吃饭或是说话方式的问题。她对父亲餐桌礼仪的纠正,实质是试图用资产阶级网络替换父亲的身体习惯。但这种替换是不可能的,因

为父亲的身体已经被几十年的底层网络深度塑造,工作服、欧皮耐尔刀、泥土、粪便、重体力劳动形成的身体技术,无法简单地转换为资产阶级的身体礼仪。“我”的纠正不仅无效,反而加剧了网络间的对抗。

婚姻将“我”彻底锚定在资产阶级网络中。丈夫作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全套的资产阶级物质和文化网络。麻布墙纸、威士忌、古典音乐、路易-菲利浦写字台、红丝绒扶手椅重新定义了“我”的生活空间与日常实践,使“我”在物理上与原生网络隔离。当“我”偶尔回到Y市时,体验到的是网络间无法弥合的鸿沟。最后,当“我”看到垂死的父亲时,写道:“他的脸与我过去一直认识的那张脸只有细微的相似之处了”<sup>[2]</sup>。“我”不再能以女儿的身份感知父亲,而是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的身份观察一个“底层民众”的死亡。这种观察姿态本身就是网络转换的暴力见证。“我”已经无法回到原生网络,只能作为外来者、记录者、阐释者站在父亲的床前。

埃尔诺的写作行为本身,就是试图重新建立与原生网络的连接。她拒绝“艺术的形式”、拒绝“激动人心”的修辞,采用“中性的写作”,正是为了让父亲的生活以其本来的物质性呈现:“我只是要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他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我也曾共同分享过的所有客观的存在的迹象”<sup>[2]</sup>。她试图绕过资产阶级文学网络的修辞规范,直接将底层网络带入文本。大量方言词汇、口语表达、物质细节的保留,都是对原生网络的物质性存留。写作在此成为一种网络修复工作,她不是消除两个网络的对立,而是在文本空间中让它们并存,让“内心的流亡”转化为治愈的力量。

“我”的身份建构过程揭示了阶层跨越的复杂性。埃尔诺的阶层跨越不是简单的向上流动,而是在两个网络间的反复,是身体、语言、感知、认知不断变化<sup>[3]</sup>。物质行动者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既是网络归属的标识,也是网络转换的障碍,更是身份撕裂的见证。《位置》通过细致的物质描写,让我们看到阶层流动不仅是经济、文化网络的排他,更表明整个生活网络的彻底替换必然伴随着深刻的创伤。

### 4 结语

行动者网络理论使我们超越了传统的符号学或社会学框架,看到物质行动者在文学叙事中的能动性与复杂性。埃尔诺“写作手法、动机层面,其作品则迥异于传统自传”,笔下的诺曼底茅屋、咖啡馆、工作服、欧皮耐尔

刀、方言不仅是时代背景或阶层符号，更是构成社会关系的活跃节点，它们通过与人类行动者的持续互动，编织起稳定或脆弱的网络，而人的社会位置与身份认同正是在这些网络中被不断建构与解构。安妮·埃尔诺的书写提醒我们，文学不仅是观念的表达，也是物质世界如何塑造人类经验的深刻记录。

#### 参考文献：

[1] 张若强，宋学智. 平实书写的意趣：论安妮·埃尔诺小说《位置》的真与实[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 Ernaux, Annie. La place[M]. Paris: Gallimard,1983.

[3] 陆一琛. 论安妮·埃尔诺自传《悠悠岁月》的集体性维度[J]. 外国文学, 2015,(05):74-81+158-159.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安妮·埃尔诺《位置》中的物质行动者与身份构建”（编号：JW2024YB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秋婷（2005.12-），女，汉族，江西瑞金人，本科在读，专业方向：法语专业。

通讯作者：张若强（1980.01-），男，汉族，山东郓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翻译，区域国别。